

說部叢書

第六集初編

言情小說

戶牘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 商務印書館

## 林琴南先生譯

言情小說

迦茵小傳

定價大洋一元

是書下卷舊有蟠溪子譯本久已風行一時脍炙人口惜闕其上帙致閱者墮其果而莫審其因未免悶損林君琴南於哈氏叢書中覓得是書足本特為添譯以曲折生動之筆達渺綿佳俠之情不愧稱曠代奇構且於蟠溪子原譯未嘗輕犯一字而纖悉精詳足補原譯所不及

言情小說

紅礁畫集錄

二冊定價八角

是書敍一女子貌美而多才偶掉小舟游海上邂逅一少年律師一見之餘兩情即洽俄而大風雨舟覆二人皆溺女瀕死猶握律師之髮力拔之卒俱遇救由是定生死交愛好之私甚於伉儷而終不及於亂乃其後又生種種阻力千磨百折卒致女爲情而死以身殉情且以保全律師之名譽人奇事奇譯筆尤能曲曲描寫纏綿悱惻哀艷動人

言情小說

洪罕女郎傳

二冊定價七角

是書敍一女子始與一貧士相愛悅欲委身事之顧中間爲家計所逼迫不得已變計許嫁一碩腹賈賈伶父也會未幾時遽爾敗約而貧士適於意外獲多金足相畊沫女卒歸之成佳偶焉其中情節詭奇文筆優美令人閑之娛目快心允推寫情絕構

言情小說

玉雪留痕

定價四角五分

是書敍一書買多財而驕性尤刻薄一少女著書售之賈賈刻待之賈有猶子心憐少女弗直賈賈怒並逐其猶子後賈因事航海適與女同舟舟破流落荒島瀕死而悔少女因感其猶子恩義竟挺身忍痛刺其遺囑於背歸國以訟之官設種種辯駁復袒背而示公堂卒爭回互產而與其猶子成伉儷焉俠腸義膽密意深情色色俱到誠佳構也

# 戶牘記

## 第一章

(爾叔死速來齊司門謹上)此乃孟秋之月陰慘之晨奧普利危坐於英倫某肆中凝眸注視之亟迫短箋也齊司門爲誰奧固不知惟函署自哥斯波鐵堡第三號寄則來自其叔氏比谷邦則各寓所可無疑矣管此函字畫及稱謂雖有錯誤可笑然於姓氏居址則端書無訛奧反覆審視心搖目眩木然不知所謂者良久念吾一家上叔氏及女弟耳叔逝世益單衰矣能無摧痛分屬猶子其間應盡事或已往或未來不知凡幾更不知叔氏有何遺命以處予及女弟提梨薩也

猶思之際忽肆主前謂之曰奧普利何事殆寐耶奧聞聲駭立頰微頰若有慍色徐答否非寐頃得書言余叔死趣余歸耳亦許假否蓋奧不得已傭筆頗快快時流露於顏色語言間以年甫十六時爲叔氏所逼操業於此已閱五稔雅非所願至是  
出門至歸志益決

肆主柯拉其名。方中歲髮作淺黃色。傍垂若縷。其貿易業。每至秋。糴賤販貴。事益繁。聞奧言。滋不悅。無如奧堅爲請。遂曰。我固知爾叔死。子必有大希望。故去志若是之決也。奧曰。否。叔素貧乏。余且慮其遺債方纍纍焉。有他望。柯曰。不然。五稔前。爾叔介爾至吾肆時。固知其非貧者。比奧固憶及。其叔是時方衣一敝褂。色如土灰。不知柯何以知其非貧。躊躇不知所對。

柯莞爾曰。爾叔自言幾不能自存。且衣惡衣。示貧甚。雖然。脫實貧未必願。作此態。爾歸亦無不可。惟一來復後。須復來喪葬。各事可盡。此數日中爲之。奧曰。感謝。度畢事果無多日耳。柯手倚戶。柔聲謂奧曰。去矣。吾祝爾於途。得太陽之照護。於海嘗微鹹之空氣。勿忘爾。叔亦勿忘爾身。當兩盡。無稍偏爾。所以思歸若渴者。亦審此否。奧曰。唯。唯。此正余意。叔撫吾女弟及予。使各得操業自立者。實出其賜。安可不盡余職。以報逝者於九京。柯頷之。奧出柯竊喜。奧叔既乏遺產。則此後不患其不仍爲吾用。蓋奧性聰穎。以忠直自持。處事復便捷。爲主者所倚賴。此柯所以惟恐其或得遺產。不

復作依人計矣。

時奧擬欲先見其女弟提梨薩。再往哥斯波。惟肆中事尙須交代。且火車行有時。不能遲誤。遂恩恩發電致提。亟束裝就道。僅挈一皮篋。服物畧具。至華鐵路。卽乘三點三十五分之火車。往波士畝港口。寒風漸動。日光黯然。比購券登舟。風益鋒利。白波漂撇。景色淒淡。奧感不自禁。

自叔氏在時。已未嘗一至波鐵堡。於何所覓其居。籌慮間。顧舟中諸客。老稚男婦。軍宦相錯雜。或巍冠凝如。或先以雨衣被體。行槃槃然。或手花筐。鮮靚悅目。狀態無不有。奧至是賴以破憊。舟穿行於快艇商船之中。蜿蜒循轉。左則兵艦林立。危檣矗雲。右睇岸。則運車軸相接。魚貫絡繹。回顧波士畝。惟見一片淡紅屋脊。隱界於曇天碧水之間。

少頃。橫舟於哥斯波之赫得馬頭。奧隨衆上抵一小岡。有遊氓。見其四顧躊躇。知自異鄉。至爭爲獻勤。冀有所獲。奧悉辭之。卒詢途於一舟子。行數十武外。荒野草蕪。道

旁多破屋。巨木參錯出徑。始達鐵堡。則氣象一變。敝舍舊宇。雖間有之。而巨室傑構。所在多是。雕楣繢戶。窗櫺博敞。綴以園圃。林石清妍。有小河外通港口。潮甫落。舟檣鱗鱗。然參差排列。奧觸景動懷。裴回不置。

警覩第三號戶前立一中年婦。似蹙然有憂色。衣履彫敝。肩圍搭膊巾。奧退縮數武。見此廬與相接聯者凡四。前植老樹三葉。經秋脫落殆盡。由樹下睇屋山。蔚然離立。室牖則垂簾甚密。第一號牆磚純赤。其二三四號瓦色皆灰。間雜以赤。第三號與第四號共一拱門。門內石階列左右。奧熟視久之。面三號自語曰。此非吾叔十餘年間居室耶。叔寢貧。又何能儻此麗壯之宅。斯眞出余若妹意料外矣。

語次稍進。見牆根有二穴。蔽鐵柱以洩溼氣。廳事廣袤。碧幕高擎。婦人顧奧。畧舉首。曰。君爲梅理士。奧善利先生耶。奧曰。然。主人殆密色司齊司門歟。婦曰。否。余非居停主人。卽指街中敝屋數椽。曰。余居於是。余一傭婦耳。已又曰。比谷先生不能獨居。自鑿。故傭余爲助。奧領之。厯階上。齊隨入。曰。余頃在門。卽所以遲君來也。

與入室。覺微有穢氣。再進。氣更甚。與回顧齊曰。此室似局閉久。故有此等空氣。齊點首數四。曰。此間非語所待。余闔戶後於賓室。當盡以所知告君。俄賓室戶闢。與退。續不前。齊小語曰。比谷先生憩所在後。當導君往。至則室頗幽暗。陳列之富如廳事。所以布置者均秩秩。几皮一華製寶匣。緻美無匹。近牖休息椅。一色古而澤。質殊堅。齊曰。此比谷先生心嗜椅也。常憩於此。君念先生請留此勿他鬻。

與見室中物備具至麗。私念叔必無遺債。方姍姍然竊喜。聞齊言訝曰。餘物皆當鬻耶。豈吾叔有此遺命。齊曰。否。鬻與否在君。余何敢饒舌。乃出紙喟然曰。余之知君。卽以此紙憶某日比谷先生以此授余曰。此吾姪姓氏及居所。一旦吾若不幸長逝。子其以此致之。嗟夫。不意此言今日遽驗。奧時正諦視室中物。於齊言僅領而不答。齊遂引與入臥室。一尸橫陳於榻。卽比谷也。貌華美如生。幾不識其爲已逝者。齊曰。吾識比谷先生於茲數載。從未見其顏澤若是。今面雖失殷色。而映麗實較生前過之。與率爾曰。然則余叔何爲而死。齊搖首不語。卽引與出。徐曰。比谷先生身死之故。

言人人殊。當余見其橫臥於屋後時，卽請……奧亟曰：竟絕於屋後耶？齊曰：然。昨晨入後戶，見先生僵臥於地，撫之不動，體已冰驚，不知所措。見鄰右一小童，卽囑其速最近之哪克司醫士來。奧曰：醫士何語？曰：彼云比谷先生乃死於搃殺者。

奧頓變色曰：搃殺耶？齊曰：然。彼又云喉有指跡可驗，且兩腮紫黑色，則爲人壅口不能聲，又可知矣。臥室中幽暗，君故未見痕跡耳。奧慄然曰：然則必白當事者，督驗而後可。齊小語曰：哪醫士亦如君言，余本擬偕醫士往報所司，而路人百喙皆主令終之說，輒阻我母庸多事。奧曰：搃殺爲令終耶？齊曰：噫！豈其然？哪醫士之言，余所深信，無如此死耗出觀者絡繹。齷集於茲，哪醫士雖指說厯厯，衆連拄之，嘈嘈然，一口不能敵。有俾路牧師與先生素信之醫士劉克共力詆醫士之妄，謂比谷先生實死於中風。雖然，先生胡至得此病哉？

奧本不願其叔得橫死，名聞中風。一語頗與意合，欲卽此了事，默然有間。齊又曰：以中風卒，誠爲令終。況劉醫士亦夙有名譽者，君信中風斯中風耳。雖然，哪醫士老於

所事。以精練稱。語皆有證。亦未可厚非也。渠昨邀某某二人至。示以溢痕。及兩腮紫黑處。又語所以致死之故。余見其忽俯取死者冠。冠中似有物作蛇形。卽納諸衣囊中。緘口而出。

奧傾耳以聽。毛髮俱竦。曰。吾當往見此兩醫士。彼等居所安在。卽欲啟戶出。齊止之。曰。君勿亟。見醫士固易。卽見牧師亦非難。奧曰。牧師余不願見也。齊曰。比谷先生。亦素不悅牧師。余在此數載。未見其一日往。詣卽俾路常來訪。亦謝不與接。奧自思叔素以教會事告吾曹。何以惡牧師。至於此極。又詰哪克司醫寓齊復止之。曰。勿亟。請進小食。而後行。君在此。抑偕往庖所。奧曰。吾亦欲一詣庖。所行近梯。覺穢氣逆鼻。觀俄有微香。自東室出。遂停其趾。齊趣之始下。曰。是何足奇。室中奇異。正不止此。余意此屋。固特出於哥斯波。卽謂波士畝中。無足以貳此屋者。亦無不可。比谷先生夙操何業。余實茫然。惟累歲所積金錢珍異。悉貯於此。則余可斷言。就余所見。或以篋。或以囊。宏鉅纖細。千名百種。數不可縷。以指值當。不貲。虔藏之富。欲覓一相埒者。必不。

能得。

奧聞之無語。至庖室益淺。齊燃燭一。爲設飲食。又言前室卽爲比谷先生儲藏處。此庖地不過十尺。自先生死。無敢進此者。蓋先生卽斃於庖後。割烹所門外。昨吾人所見庖門仍扃鑰。鑰則置食器匱中。如常日。君試思之。脫先生果以中風死者。又何能從容扃門。置鑰乎。奧曰。然則爾意度何若。齊曰。先生嘗懼穿窬爲患。是夕必聞室外有聲。故由庖所出視。旣出。慮賊或乘機入。遂扃其門。且前廳事中先生常攜之杖。今已失所在。度必取杖驅賊。轉爲賊奪。致遭扼吭之禍。傷哉。語次。色大戚。

時燭光青熒。搖搖然尤爲慘楚。奧見之不寒而慄。久之曰。賊爲誰。爾能測得否。齊曰。此非余所知也。且衆喙紛紜。知先生有積蓄者。莫不力言其死於疾發。奧曰。汝以爲吾叔由吝嗇致富有耶。曰。否。否。比谷先生豈守財虜。比彼生平直一謹厚長者。且嘗自言皮藏各室。僅塵屑廢物而已。然外人涎之者。非止旦夕。狡黠之徒。逞其技。冀一實其貪壑。故乘夜潛伏屋後。擬由庖所入室中。奧曰。何以知之。齊曰。昨晨吾於庖

之左右見有鞋跡庵前跡尤密必賊欲力折鎖而未果惜足跡余已掃除矣言次復舉燭巡視曰此間尚有一二可辨奧方舉步俯察忽戶有剝啄聲齊曰若輩不憚煩又復至此奧詰爲誰齊曰貌爲長者耳自比谷先生歿來此自陳願相助者更僕難數實則中不可問覬覦厚蓄圖得一饜而已

時掘戶聲復作齊徐行至割烹所開外戶奧聞門外人云有所用願效勞齊答云無須爾卽聞閑然闔戶及門外喃喃且行且怨聲齊入斂食具曰來者爲惡徒喳非振司然吾不彼畏也齊忽鶴立傾聽門外似有履聲色爲之變小語曰此當是怪眼人君與我同出言未已掘戶聲作奧隨齊行拔鍵關見一人面青黃鬚髮籠籠然略斑白齒體體外露二目一棕色一若冷灰睽睽可怕強作柔聲謂齊曰若欲傳郵或巡護此屋當盡力任之齊設辭堅郤其人固請聲漸厲竟跨闌入暗中適撞奧胸次驚躍而出回首向齊唧唧作詈語倏已不見門旣閉齊奧偕入相觀黯然者久奧始小語曰彼爲誰齊曰吾不知其姓氏惟數日前來此似有求於比谷先生先生接見

後退入臥室。面色非人。若甚惶恐。卽不復外出。詎竟遭此不測變也。

奧思齊言。不爲無因。或可由此得戕叔者。忽聞前有門鈴聲。偕齊持燭出。一人入年可五十許。衣武服。容則藹然。問齊曰。比谷先生之姪戾此否。奧挺身前曰。君劉克醫士耶。曰。否。否。非彼僞父。吾爲哪克司。奧求原失言罪。哪笑曰。吾正欲君誤認耳。君當是比谷先生之最近親屬。今有所知。願以奉聞。奧曰。吾叔親屬止余及女第二人。哪曰。請入廳事剖衷。密色司齊司門得一燭見賜否。曰。唯。唯。此間無煤火。當備一燈。哪曰。燭可矣。遂偕奧入。卽闔戶語之。曰。密司忒梅理士。君叔生平所爲。殆如狂人。奧訝曰。胡云爾。余叔何所爲。余無從知。且亦無傳述者。哪曰。少年勿懼。密色司齊司門若已盡舉以告君。則吾言固不足駭。奧曰。已畧言之矣。哪曰。甚善。雖然。吾尙有言。昨晨吾至此察驗時。得一物。循玩之。不啻作泰東遊。奧注視醫士曰。是爲何物。哪由囊出一紙。裏置案上。曰。君叔乃喜戴豚尾卽假。此吾於其冠中得之。奧驚曰。豚尾耶。哪曰。然。然無足怪。吾取此物時。卽密色司齊司門亦不之知。此事吾誓不外揚。君亦祕。

勿洩。乃以紙裹授奧。奧致謝。哪出。奧隨之。哪又回顧曰。曾覓得君叔遺囑否。曰。未也。哪曰。此乃極要事。安可延。君宜屏牧師醫士輩。躬自尋檢。不可輕忽。言已辭去。奧尙欲有言。而哪醫士已轉瞬杳然矣。

## 第二章

齊司門見哪醫士行踪詭異。意頗不適。又以奧欲外宿。益寂寥莫遣。仍呼其女芬泥爲伴而已。是夜。奧寄宿鐵堡旅館中。晨歸。齊告之曰。頃屋主菩郎君。屢於室前後徘徊蹀躞。不知何意。奧欲往見之。齊指一中年人曰。此即菩郎君。矚之貌麤。齒肩頗寬。臂下懸一遠視鏡。方引眸四顧。卽趨出呼與語。其人曰。君胡事呼余。奧曰。余爲比谷兄子。君非吾叔氏居停主人耶。菩曰。嘻。比谷乎。其強禦哉。狡猾。慳。吾無可喻也。奧曰。叔所爲。余素未悉。所欲問者。僦居賃限而已。菩曰。賃云乎哉。以彼黠狠之技。何患不爲所有。固已屬之矣。奧曰。買耶。曰。然。僅得半值耳。畧點首。卽別去。且行且自語。若怨艾者。

奧思屋既屬叔。則遺產必不貲。除余及女弟外。孰敢涎及幾微。乃入問齊曰。吾叔常交往者爲誰氏。齊曰。未之見。奧遂照貧人例。葬比谷於最近墓園中。蓋從劉克及俾路言也。二人嘗以爲屋雖屬比谷。所藏皮決無珍異。劉語奧曰。君叔祕室頗多。某日曾引吾至一所。環視一週。觸目皆敝帆殘盃。枯草敗筐。無一貴重物。爲子計。盍盡取鬻之。然後痛糞除。使諸室請潔。則空氣一新。以居廬作儲所。殊非衛生之道。且比谷君嘗爲余言。屋多鼠擾。人難寐。奧曰。感雅意。余力能及此。自當遵行。

客既去。奧憶哪醫士言。遍覓遺囑。卒於比谷牀後木匣中。得紙一束。檢視之。果得遺囑。中言以居宅畀姪梅理士。奧普利所有動物產。則奧普利與妹提梨薩共分有之。書者爲律師勒克司。助實夫。證者爲門呢司。洛牌及波德約翰。簽押則比谷邦。則各焉察時日。乃十年前所作。其餘數紙。則爲送貨單。或送比谷。或威廉。或孤羅士。貨名則絲帛緞棉。香木美磁。墨西哥器械。俄印皮革等。不一。奧得此。喜心翻倒。目爲之眩。久之。自語曰。此皆余及提梨薩應得物。當往各祕室中一察之。已而曰。室既鍵。顧安

所得鑰。警覩。施上懸一舊衣。試探衣囊。得錢一錠。再探一囊。則各鑰在焉。與得鑰。又入比谷自修室。報章積疊。無他書。玻璃架中。則貯酒壺鑑雜置。知其叔固亦一善飲者。傍窗一古式寫字檯。上有函。發閱。則比谷數日前所作書也。書云。

吾親愛之與。吉利閱前耶穌誕生日。並耶穌再生日。均得爾兄妹職書。蓋此書之作。爲汝曹職分內事。非我能表。親愛之深情。致汝曹作此也。吾本無事爲爾告。惟近。遠。一人。吾甚不欲再見之。夫懸揣之患。可勿。搜心。實見之禍。甯能。愁慮。吾逆料。此後將不得安居於此。且深虞禍將及爾。余一旦去世。可盡得吾所有者。惟汝曹二人。故不得不爲爾言。預爲籌畫。吾有仇人二。皆與我恨深刺骨。吾旣死。恐若輩將擾及汝曹。此二仇爾。當已遇其一。其所以待我者。亮亦略有聞。其一人。爾尙未知。吾惟望爾。終不知之而已。二仇之名。乃……

書至此。中輒與。察書末數字。字跡欹斜。度比谷作書。至此必窺。見仇自外。至戰慄。不能下筆。強作數字。而仇已至。前遂爾絕筆。沉思久之。納書衣囊中。就檯作一長函。與

其妹提梨薩。趣其來。

提是時在那頓胡利斯大賈伯林頓探晤士家。充女師職。十八歲時。比谷即使離巴黎學堂。轉薦諸伯林頓。令自營生計。故提嘗有怨言。恩叔氏若善爲吾謀。則所依必有較優於此。伯林頓者。長身而鈍目。擁厚貲。坐食居屋崇宏。田園鱗比。妻爲友所刺。僅遺二子。長爲古蘭費。行賈於澳洲。次高羅德。好嬉遊。留侍左右。嚴加約束。提所教授者。爲繼室所出之二女。阿保魯。白烏勒也。高雖制於父。猶時時乘間出自見。提即心醉冥想。無已。其他概不足當意趾。且不越門闥矣。爲母所覺。頻訶責之。不能悛。母年四十許。體魁碩。得其父遺產。至夥。故高父甚愛之。

是晨。高及提方朝食。互相言笑。母努目。蹀蹀旁視。間奧信適至。提見黑角。知爲要言。卽在當前發閱。竝謝失禮。俄驚詫之狀現於色。高小語曰。令兄無恙乎。提曰。否。否。吾叔遽逝世。日前得吾電。知已往哥斯波。不意以叔死。乃有斯行。遂謂伯林頓曰。叔待吾兄妹厚。茲得噩耗。恨不得著翅。卽歸乞暫返。諒能見許。言次。欷歔嗚咽。淚滾滾若雨。

下主婦曰。吾甚爲女郎戚。惟此時吾將赴省。尙希作數日留。提曰。余固知之。然吾兄趣余送葬。竊思所以報叔者。僅此一時。脫不赴。何以對吾叔。且無以見吾兄。主婦曰。女郎本以叔命。屈居於此。盡職教授。卽所以報叔。不歸亦可。

時伯林頓方口咀餅。目注報章。初不留意。瞥覩高斜坐。傾首向提。提頰赤。淚下。驚問曰。何事。噫。高羅德爾。又擾梅理士女郎耶。可亟去。高回首。端坐答曰。否。不在我伯。曰。然則何爲。婦高聲答曰。梅理士女郎。以叔去世。欲亟歸。不幸適吾將外出。二女稚不可無筦視者。故婉乞暫留耳。提淚眼視伯。伯謂婦曰。叔死不歸。非人情。爾何挽爲。又顧提曰。吾聞此。殊不暢。尙望君叔。當有遺產授女郎。提曰。有之。伯曰。然則當亟返。否則於禮不合。伯妻聞言。縮頸久之。乃微哂曰。噫。探晤士。何不試一深思。使梅理士女郎得遺產。若茗盃酒卮類者。豈能舍此舊業。卽足自存耶。爾雖思不及此。梅理士女郎。豈昧味耶。高聞此。坐不能安。提則立起呼曰。吾歸計已決。婦曰。固欲歸者。又何能強。恐將情盡於斯。令我不得再覩芳範。且奈何。時伯父子亦力爲挽留。提趣奔臥室。